求闕齋日記類鈔

求闕齋日記類鈔二卷

右鈔錄曾文正公日記略分十類夫修己治人道之大綱也修己者知行並進治世者文武兼資故首問學次省克繼之以治道軍謀至於倫理者通乎內聖外王而大本大經之所在故上卷以是終焉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古有明訓矣文藝雖若學之末務而昔賢以爲載道之器援古證今徵文攷獻有心者毋敢忽焉故以鑒賞品藻次於文藝之後至若頤養以全形遊覽以擴見亦恆視人之所志所業以爲重輕安可概目爲餘事歟此

編次之微意也先賢有言曰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古之大有爲者其平居之課身心也至密其求寡過也必夙夜匪懈而後日起有功今湘鄉曾文正公薄海戴其忠勳奕世宗其德望其被諸竹素銘諸鐘鼎與旗常者既已爲人所共見共聞矣而一讀其所爲日記則條綜於日用行習之閒檢攝於幽獨隱微之地誠所云言有教而動有法瞬有存而息有養者歟故能削平寇難光輔　中興措天下於泰山之安播威名於瀛海之表存膺　聖朝之懋賞沒極人世之哀榮可不謂天挺人豪古今罕覯者乎公供職京朝十有四年其日記曰茶餘偶談曰過隙影等篇半就散佚其曰緜緜穆穆之室日記每

日以八事自課亦屢有存者咸豐初載由衡州治軍東征克武漢戰彭湖入守章門凡此數年隨筆記注均缺失無從檢尋唯自戊午以後迄於同治壬申二月易簀之日所自書日記無一朝一夕之間無一點一畫之苟則傳家之墨寶希世之奇珍已宋時洛閩數大儒講學皆有語錄蓋及門諸子聞其師之緒論因時編輯或不免雜以己意而稍失其眞此編所鈔謬託於朱子語類之義而一句一字悉出於公之自記不敢於中有所增損世有達者其將不以僭竊罪我耶光緒丙子八月既望後學

湘潭王啟原識

求闕齋日記類鈔卷上

湘鄉曾國藩隨筆　　湘潭王啟原校編

問學

夜深思將古來政事人物分類隨手鈔記實爲有益尚未有條緒 辛丑正月

學問之事以日知月無忘爲吃緊語文章之事以讀書多積理爲要 辛丑二月

讀書之志須以困勉之功志大人之學 辛丑閏三月

至鏡海先生處問檢身之要讀書之法先生言當以朱子全書爲宗時余新買此書問及因道此書最宜熟讀即以爲課程身

體力行不宜視爲瀏覽之書又言治經宜專一經一經果能通
則諸經可旁及若遽求兼精則萬不能通一經先生自言生平
最喜讀易又言爲學只有三門曰義理曰考核曰文章考核之
事多求粗而遺精管窺而蠡測文章之事非精於義理者不能
至經濟之學卽在義理內又問經濟宜如何審端致力答曰經
濟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迹法戒昭然歷代典章不外乎此又
言近時河南倭艮峯仁前輩用功最篤實每日自朝至寢一言
一動作飲食皆有劄記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檢皆記出
先生嘗教之曰不是將此心別借他心來把捉才提醒便是閑
邪存誠又言檢攝於外只有整齊嚴肅四字持守於內只有主

一無適四字又言詩文詞曲皆可不必用功誠能用力於義理之學彼小技亦非所難又言第一要戒欺萬不可揜著云云聽之昭然若發矇也 辛丑七月

倭艮峯前輩先生言研幾工夫最要緊顏子之有不善未嘗不知是研幾也周子曰幾善惡中庸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劉念臺先生曰卜動念以知幾皆謂此也失此不察則心放而難收矣又曰人心善惡之幾與國家治亂之幾相通 壬寅正月

靜坐思心正氣順必須到天地位萬物育田地方好 壬寅正月

默坐思此心須常有滿腔生意雜念憧憧將何以極力掃卻勉之 壬寅正月

吳竹如言敬字最好予謂須添一和字則所謂敬者方不是勉强一持卽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之意 壬寅正月

誦養氣章似有所會願終身私淑孟子雖造次顛沛皆有孟夫子在前須臾不離或到死之日可以仰希萬一 壬寅正月

心得語一經說破胸中便無餘味所謂德之棄也況無心得而有掠影之談乎 壬寅正月

易大壯卦彖大象正與養氣章通

靜字全無工夫欲心之凝定得乎 壬寅正月

晉卦剛字裕无咎裕難矣中庸明善誠身一節其所謂裕者乎 壬寅正月

精神要常令有餘於事則氣充而心不散漫 壬寅正月

凡事之須逐日檢點者一日姑待後來補救則難矣況進德修業之事乎海秋言人處德我者不足觀心術處相怨者而能平情必君子也 壬寅正月

讀書窮理不辨得極虛之心則先自窒矣 壬寅正月

咸恆損益四卦可合之得虛心實心之法 壬寅正月

不能主一之咎由於習之不熟由於志之不立而實由於知之不眞若眞見得不主一之害心廢學便如食烏喙之殺人則必主一矣不能主一無擇無守則雖念念在四書五經上亦只算游思雜念心無統攝故也 壬寅正月

與乎水而上水頗悟養生家之說壬寅

艮峯前輩言無閒最難聖人之純亦不已顏子之三月不違此不易學卽日月之至亦非諸賢不能至字煞宜體會我輩但宜繼繼續續求其時習而說壬寅

存心則緝熙光明如日之升修容則正位凝命如鼎之鎮內外交養敬義夾持何患無上達壬寅十一月

至岱雲處看渠日課岱雲近日志日堅而識日卓越閱之喜極無言乎日好善之心頗有若已有之之誠而前日讀筠仙詩本日觀岱雲日課尤中心好之也壬寅十一月

樹堂來與言養心養體之法渠言舍靜坐更無下手處能靜坐

而天下之能事畢矣因教我焚香靜坐之法所言皆閱歷語靜中眞味煞能領取又言心與氣總拆不開心微浮則氣浮矣氣散則心亦散矣此卽孟子所謂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壬寅十月

神明則如日之升身體則如鼎之鎮此二語可守者也惟心到靜極時所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之體畢竟未體驗出眞境來意者只是閉藏之極逗出一點生意來如冬至一陽初動時乎貞之固也乃所以爲元也蟄之坏也乃所以爲啟也穀之堅實也乃所以爲始播之種子也然則不可以爲種子者不可謂之堅實之穀也此中無滿腔生意若萬物皆資始於我心者不可

謂之至靜之境也然則靜極生陽蓋一點生物之仁心也息息靜極仁心之不息其參天兩地之至誠乎顏子三月不違亦可謂洗心退藏極靜中之眞樂者矣我輩求靜欲異乎禪氏入定冥然罔覺之旨其必驗之此心有所謂一陽初動萬物資始者庶可謂之靜極可謂之未發之中寂然不動之體也不然深閉固拒心如死灰自以爲靜而生理或幾乎息矣況乎其並不能靜也有或擾之不且憧憧往來乎深觀道體蓋陰先於陽信矣然非實由體驗得來終掠影之談也壬寅十一月

人必中虛不着一物而後能眞實無妄蓋實者不欺之謂也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別着一物心中別有私見不敢告人而

後造偽言以欺人若心中了不著私物又何必欺人哉其所以自欺者亦以心中別著私物也所知在好德而所私在好色不能去好色之私則不能不欺其好德之知矣是故誠者不欺者也不欺者心無私著也無私著者至虛者也是故天下之至誠天下之至虛者也當讀書則讀書心無著於見客也當見客則見客心無著於讀書也一有著則私也靈明無著物來順應未來不迎當時不雜既過不戀是之謂虛而已矣是之謂誠而已矣以此讀无妄咸中孚三卦蓋扞格者鮮矣 壬寅十一月

凡作文詩有情極真摯不得不一傾吐之時然必須平日積理既富不假思索左右逢原其所言之理足以達其胸中至真至

正之情作文時無鐫刻字句之苦文成後無鬱塞不吐之情皆平日讀書積理之功也若平日醞釀不深則雖有眞情欲吐而理不足以達之不得不臨時尋思義理義理非一時所可取辦則不得不求工於字句至於雕飾字句則巧言取悅作僞日拙所謂修辭立誠者蕩然失其本旨矣以後眞情激發之時則必視胸中義理何如如取如攜傾而出之可也不然而須臨時取辦則不如不作作則必巧僞媚人矣壬寅十一月

在何宅聽唱崑腔我心甚靜且和因思古樂陶情淑性其入人之深當何如禮樂不興小學不明天下所以少成材也壬寅十一月

竹如教我曰耐予嘗言竹如貞足幹事予所闕者貞耳竹如以

一寫字教我益欲我鎮躁以歸於靜以漸幾於能貞也此一字足以醫心病矣 癸卯正月

寫字時心稍定便覺安恬些可知平日不能耐不能靜所以致病也寫字可以驗精力之注否以後即以此養心 癸卯正月

萬事付之空寂此心轉覺安定可知往時只在得失場中過日子何嘗能稍自立志哉 癸卯二月

聞爲君子莊敬日強我日日安肆日日衰薾欲其強得乎譬諸草木志之不立本則撥矣是知千言萬語莫先於立志也 癸卯二月

唐先生言 國朝諸大儒推張楊園陸稼書兩先生最爲正大篤實雖湯文正猶或少遜李厚庵方望溪文章究優於德行 癸卯

二月

夜讀楊園先生集中有數條破我忮求之私如當頭棒喝 癸卯二月

讀楊園近古錄眞能使鄙夫寬薄夫敦 癸卯二月

因作字思用功所以無恒者皆助長之念害之也本日因問竹如言知此事萬非疲輭人所能勝須是剛猛用血戰功夫斷不可弱二者不易之理也時時謹記 朱子語類雞伏卵及猛火煮二條刻刻莫忘

凡讀書有爲人爲己之分爲人者縱有心得亦已的然日亡予於杜詩不無一隙之見而批點之時自省良有爲人之念雖欲蘊蓄而有味得乎 癸卯二月

何如言交情有天有人凡事皆然然人定亦可勝天不可以適然者委之於數如知人之哲友朋之投契君臣之遇合本有定分然亦可以積誠而致之故曰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癸卯二月

鏡文言讀書有心得不必輕言著述注經者依經求義不敢支蔓說經者置身經外與經相附麗不背可也不必說此句即解此句也癸卯二月

今早友人見示一文稿讀之使人忠義之氣勃然而生鄙私之萌斬焉而滅甚矣人之不可無良友也癸卯三月

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

其中而天地位此緜緜者由動以之靜也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此穆穆者由靜以之動也由靜之動有神主之由動之靜有鬼司之終始往來一敬貫之　辛亥七月

莊子曰美成在久驟而見信於人者其相信必不固驟而得名於時者其爲名必過情君子無赫赫之稱無驟著之美猶四時之運漸成歲功使人不覺則人之相爭如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矣　辛亥七月

有蓋寬饒諸葛豐之勁節必兼有山巨源謝安石之雅量於是乎言足以興默足以容否則嶢嶢易缺適足以取禍也雅量雖

由於性生然亦恃學力以養之惟以聖賢律己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度量閎深矣 辛亥七月

知己之過失即自為承認之地改去毫無吝惜之心此最難事豪傑之所以為豪傑聖賢之所以為聖賢便是此等處磊落過人能透過此一關寸心便異常安樂省得多少膠葛省得多少遮掩裝飾醜態 辛亥七月

有義理之學有詞章之學有經濟之學有考據之學義理之學即宋史所謂道學也在孔門為德行之科詞章之學在孔門為言語之科經濟之學在孔門為政事之科考據之學即今世所謂漢學也在孔門為文學之科此四者闕一不可予於四者略

涉津涯天資魯鈍萬不能造其奧窔矣惟取其尤要者而日日從事庶以漸磨之久而漸有所開義理之學吾之從事者二書焉曰四子書曰近思錄詞章之學吾之從事者二書焉曰曾氏讀古文鈔與曾氏讀詩鈔二書皆尚未纂集成帙然胸中已有成竹矣經濟之學吾之從事者二書焉曰會典曰皇朝經世文編考據之學吾之從事者四書焉曰易經曰詩經曰史記曰漢書此十種者要須爛熟於心中凡讀此書皆附於此十書如室有基而丹雘附之如木有根而枝葉附之如雞伏卵不稍歇而使冷如蛾成垤不見異而思遷其斯為有本之學乎　辛亥七月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頤君子以

慎言語節飲食損君子以懲忿窒慾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鼎君子以正位凝命此六卦之大象最切於人頤以養身養德鼎以養心養賢尤爲切要 辛亥七月

坐右爲聯語以自箴云不爲聖賢便爲禽獸莫問收穫但問耕耘 辛亥七月

治家貴嚴嚴父常多孝子不嚴則子弟之習氣日就佚惰而流弊不可勝言矣故易曰威如吉欲嚴而有威必本於莊敬不苟言不苟笑故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辛亥七月

書味深者面自粹潤保養完者神自充足此不可以僞爲必火候既到乃有此驗 辛亥七月

盜虛名者有不測之禍負隱慝者有不測之禍懷忮心者有不測之禍 辛亥七月

除卻進德修業乃是一無所恃所謂把截四路頭也若不日日向上則入非鬼責身敗名裂不旋踵而至矣可不畏哉 辛亥八月

顏泉明尋求姑姊妹及其子而並收其父之部曲妻子且斂袁履謙之衣衾與其父杲卿同盛德之事足以貫日月矣 辛亥八月

是夜思人之見信於朋友見信於君父見信於外人皆絲毫不可勉強猶四時之運漸推漸移而成歲功自是不可欲速不可助長 辛亥十一月

窒慾常念男兒淚懲忿當思屬纊時 辛亥十一月

治心之道先去其毒陽惡曰忿陰惡曰慾治身之道必防其惡剛惡曰暴柔惡曰慢治口之道二者交惕曰慎言語曰節飲食凡此數端其藥維何禮以居敬樂以導和陽剛之惡和以宜之陰柔之惡敬以持之飲食之過敬以檢之言語之過和以斂之敬極肅肅和極雍雍穆穆緜緜斯爲德容容在於外實根於內動靜交養睟面盎背 壬子正月

余生平雖頗好看書總不免好名好勝之見參預其間是以無孟子深造自得一章之味無杜元凱優柔饜飫一段之趣故到老而無一書可恃無一事有成今雖碁齒衰邁當從敬靜純淡四字上痛加工夫縱不能如孟子元凱之所云但養得胸中一

種恬靜書味亦稍足自適矣壬子

處逆境之道惟西銘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等句最為親切壬子

偶作聯語以自箴云禽獸還人靜由敬出死中求活淡極樂生一本孟子夜氣章之意一本論語疏水曲肱章之意以絕去梏亡嘗擾之私

本朝博學之家信多閎儒碩士而其中為人者多為己者少如顧閻並稱顧則為己閻則不免人之見者存江戴並稱江則為己戴則不免人之見者存段王并稱王則為己段則不免人之見者存方劉姚并稱方姚為已劉則不免人之見者存其遠而

在上者李厚菴朱可亭秦味經則爲已之數多紀曉嵐阮芸台則不免人之見者存學者用力固宜於幽獨中先將爲已爲人之界分別明白然後審端致力種桃得桃種杏得杏未有根本不正而枝葉發生能自鬯茂者也戊午十一月

邵子所謂觀物莊子所謂觀化程子所謂觀天地生物氣象要須放大胸懷游心物外乃能絕去一切繳繞鬱悒煩悶不甯之習戊午十一月

讀書之道朝聞道而夕死殊不易易聞道者必真知而篤信之吾輩自己不能自信心中已無把握焉能聞道己未二月

胸襟廣大宜從平淡二字用功凡人我之際須看得平功名之

際須看得淡庶幾胸懷日闊 己未二月

傍夕與子序登樓論老年用功不可有驕氣暮氣 己未三月

念不知命不知禮不知言三者論語以殿全篇之末良有深意若知斯三者而益之以孟子取人爲善與人爲善之義則庶幾可爲完人矣 己未三月

聞子序談養氣章末四節言孔子之所以異於伯夷伊尹者不在高處而在平處不在隆處而在汙處汙者下也平者庸也夷尹之聖以其隆高而異於衆人也宰我之論堯舜以勳業而隆孔子以並無勳業而汙子貢之論百王以禮樂而隆孔子以矜無禮樂而汙有若之論他聖人以出類拔萃而隆孔子以[illegible]注

類萃之中不出不拔而自處於汙以汙下而同於衆人此其所以異於夷尹也此其所以爲生民所未有也 己未三月

讀東坡但尋牛矢覓歸路詩陸放翁斜陽古柳趙家莊詩杜工部黃四孃東花滿蹊詩念古人胸次瀟灑曠遠毫無渣滓何其大也余飽歷世故而胸中猶不免計較將迎何其小也沈吟玩味久之 己未四月

慰夫人皆爲名所驅爲利所驅而尤爲勢所驅當孟子之時蘇秦張儀公孫衍輩有排山倒海飛沙走石之勢而孟子能不爲所搖眞豪傑之士足以振厲百世者矣 己未五月

爲人之道有四知天道有三惡三惡之目曰天道惡巧天道惡

盜天道懸貳貳者多猜疑也不忠誠也無恆心也四知之目卽論語末章之知命知禮知言而吾更加以知仁仁者恕也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恕道也立者足以自立也達者四達不悖遠近信之人心歸之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禮云推而放諸四海而準達之謂也我欲足以自立則不可使人無以自立我欲四達不悖則不可使人一步不行此立人達人之義也孔子所云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孟子所云取人爲善與人爲善皆恕也仁也知此則識大量大不知此則識小量小故吾於三知之外更加知仁願與沅弟共勉之沅弟亦深領此言謂欲培植家運須從此七者致力也

己未五月

讀書之道杜元凱稱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若見聞太寡蘊藉太淺譬猶一勺之水斷無轉相灌注潤澤豐美之象故君子不可以小道自域也 己未五月

與子序言聖人之道亦曰學問閱歷漸推漸廣漸習漸熟以至於四達不悖因戲稱曰鄉人有終年賭博而破家者語人曰吾賭則輸矣而賭之道精矣從來聖賢未有不由勉强以幾自然由閱歷悔悟以幾成熟者也程子解孟子苦勞餓乏拂亂動忍等語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亦與賭輸而道精之義爲近子序笑應之 己未五月

余近日常寫大字微有長進而不甚貫氣蓋緣結體之際不能

字字一律如或上鬆下緊或上緊下鬆或左大右小或右大左小均須始終一律乃成體段余字取勢本係左大右小而不能一律故極無所成推之作古文辭亦自有體勢須篇篇一律乃爲成章辦事亦自有體勢須事事一律乃爲成章言語動作亦自有體勢須日日一律乃爲成德否則載沈載浮終無所成矣

己未六月

作詩者宜臨帖摹帖作文作詩皆宜專學一家乃易長進然則作人之道亦宜專學一古人或得今人之賢者而師法之庶易長進　己未八月

德成以謹言慎行爲要而敬恕誠靜勤潤六者闕一不可學成

以三經三史三子三集爛熟爲要而三者亦須提其要而約其元藝成以多作多寫爲要亦須自闢門徑不依傍古人格式功成以開疆安民爲要而亦須能樹人能立法能是二者雖不拓疆不擇民不害其爲功也四者能成其一則足以自怡此雖近於名心而猶爲得其正 己未八月

念天道三惡之外又覺好露而不能渾亦天之所惡也 己未九月

余復胡中丞信中有云惟忘機可以消眾機惟懵懂可以被不祥似頗有意義而媿未能自體行之 己未九月

凡人涼薄之德約有三端最易觸犯聞有惡德敢行聽之娼婦不倦妒功忌名幸災樂禍此涼德之一端也人受命於天如臣

受命於君子受命於父而或不能受命居卑思尊日夜自謀置其身於高明之地譬諸金躍冶而以鏌鋣干將自命此涼德之二端也胸臆清濁口不臧否者聖哲之用心也强分黑白過事激揚者文士輕薄之習優伶風切之態也而吾輩不察而效之動輒區別善惡品第高下使優者未必加勸而劣者幾無以自處此涼德之三端也余今老矣此三者尚加戒之　己未九月

君子有三樂讀書聲出金石飄飄意遠一樂也宏獎人材誘人日進二樂也勤勞而後憩息三樂也　己未九月

孔子所謂性相近習相遠上智下愚不移者凡事皆然即以圍棋論生而為國手者上智也屢學而不知局道不辨死活者下

愚也此外皆相近之姿視乎教者何如教者高則習之而高矣教者低則習之而低矣以作字論生而筆姿秀挺者上智也屢學而拙如蠶芽者下愚也此外則皆相近之姿視乎教者何如教者鍾王則衆習於鍾王矣教者蘇米則衆習於蘇米矣推而至於作文亦然打仗亦然皆視乎在上者一人之短長而衆人之習隨之爲轉移若在上者不自咎其才德之不足以移人而徒致慨上智之不可得是猶執策而歎無馬豈眞無馬哉七月廿中甫自黃州歸來稍論時事余謂當豎起骨頭竭力撐持三更不眠因作一聯云養活一團春意思撐起兩根窮骨頭用自警也余生平作自箴聯句頗多惜皆未寫出丁未年在家作一

聯云不怨不尤但反身爭箇一壁靜勿忘勿助看平地長得萬丈高會用木板刻出與此聯絡相近因附識之 己未十月

夜閱荀子三篇三更盡睡四更即醒又作一聯云天下無易境天下無難境終身有樂處終身有憂處至五更又改作二聯一云取人爲善與人爲善樂以終身憂以終身一云天下斷無易處之境遇人間那有空閒的光陰 己未十月

今夜醒後心境不甚恬適於愛憎恩怨未能悉化不如昨夜之清白坦蕩遠甚夫子所稱日月至焉者或亦似此乎 己未十月

近日之失由於心太弦緊無舒和之意以後作人當得一鬆字意味日來每思吾身能於十三字者用功尚不失晚年進境十

三字者謂三經三史三子三集三寶三忌三溥三知三樂三寡也三經三史三子三集三寶余在京師嘗以扁其室在江西曾刻印章矣三忌者卽所謂天道忌巧天道忌盈天道忌貳也三薄者幸災樂禍一薄德也逆命億數二薄德也臆斷皂白三薄德也三知者論語末章所謂知命知禮知言也三樂者卽前所記讀書聲出金石一樂也宏獎人材誘人日進二樂也勤勞而後憩息三樂也三寡者寡言養氣寡視養神寡欲養精十三字者時時省察其猶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者乎

乙未十一月

聖人有所言有所不言積善餘慶其所言者也萬事由命不由人其所不言者也禮樂政刑仁義忠信其所言者也虛無清靜

無爲自化其所不言者也吾人當以不言者爲體以所言者爲用以不言者存諸心以所言者勉諸身以莊子之道自怡以荀子之道自克其庶爲聞道之君子乎 己未十一月

日來心緒總覺不自在殆孔子所謂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也軍中乃爭權緊勢之場又實非處約者所能濟事求其貞白不移淡泊自守而又足以驅使羣力者頗難其道爾 己未十二月

孔子所謂下學上達達字中必自有一種洞澈無疑意味卽蘇子瞻晚年意思深遠隨處自得亦必有脫離塵垢卓然自立之槪吾困知勉行久無所得年已五十胸襟意識猶未免爲庸俗之人可愧也已 己未十二月

天下事一一責報則必有大失所望之時佛氏因果之說不可盡信亦有有因而無果者憶蘇子瞻詩云治生不求富讀書不求官譬如飲不醉陶然有餘歡吾更為添數句云治生不求富讀書不求官修德不求報為文不求傳譬如飲不醉陶然有餘歡中含不盡意欲辨已忘言 己未十二月

與作梅暘論易圖及風水之說又論天下之理惟易簡乃可行極為契合 庚申正月

此身無論處何境遇而敬恕勤字無片刻可弛苟能守此數字則無入不自得又何必斤斤計較得君與不得君氣誼孤與不孤哉 庚申正月

安得一二好友胸襟曠達蕭然自得者與之相處砭吾之短其次則博學能文精通訓詁者亦可助益於我 庚申正月

讀書之道以胡氏之科條論之則經義當分小學理學詞章典禮四門治事當分吏治軍務食貨地理四門 庚申三月

凡事皆有至淺至深之道不可須臾離者因欲名其堂曰八本堂其目曰讀書以訓詁爲本詩文以聲調爲本事親以得歡心爲本養生以少惱怒爲本立身以不妄語爲本居家以不晏起爲本居官以不要錢爲本行軍以不擾民爲本古人格言儘多要之每事有第一義必不可不竭力爲之者得之如探驪得珠失之如舍本根而圖枝葉古人格言雖多亦在乎吾人之慎擇

術已矣 庚申四月

凡做好人做好官做名將俱要好師好友好榜樣 庚申四月

聞季高說有孝子孝婦二人因其家火起舁其母靈柩於外二人平日皆不以力著婦尤孱弱誠至則神應一也情急則智生二也勢激則力勁如水之可以升山矢之可以及遠三也因是以推則天下無不可為之事矣 庚申四月

諸生呈繳工課余教以誠勤廉明四字而勤字之要但在好問好察云云兩事反復開導 庚申五月

九弟諫余數事余亦教九弟靜虛涵泳蕭然物外 庚申五月

余身旁須有一胸襟恬淡者時時伺吾之短以相箴規庶不使

矜心生於不自覺　庚申七月

夏弢甫言朱子之學得之艱苦所以爲百世之師二語深有感於余心天下事未有不艱苦中得來而可久可大者也　庚申八月

憶八年所定敬恕誠靜勤潤六字課心課身之法實爲至要至該吾近於靜字欠工夫耳　庚申九月

傲爲凶德凡當大任者皆以此字致於顛覆用兵者最戒驕氣惰氣作人之道亦惟驕惰二字誤事最甚　庚申九月

與作梅暢談當今之世富貴無所圖功名亦斷難就惟有自正其心以維風俗或可補救於萬一所謂正心者曰厚曰實厚者恕也仁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存心之厚可以少正天下澆薄之風實若不說大話不說虛名不行駕空之事不談過高之理如此可以少正天下浮僞之習因引顧亭林所稱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者以勉之 庚申九月

東坡守駿莫如跛五字凡技皆當知之若一味駿快奔放必有顛躓之時一向貪美名必有大污辱之事余以求闕名齋即求自有缺陷不滿之處亦守駿莫如跛之意也 庚申九月

送人銀錢隨人用情之厚薄一言之輕重父不能代子謀兄不能代弟謀譬如飲水冷暖自知而已 庚申十一月

古人修身治人之道不外乎勤大謙勤若文王之不遑大若舜禹之不與謙若漢文之不勝而勤謙二字尤爲徹始徹終須臾

不可離之道勤所以儆惰也謙所以儆傲也能勤且謙則大字在其中矣千古之聖賢豪傑即奸雄欲有立於世者不外一勤字千古有道自得之士不外一謙字吾將守此二字以終身儻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者乎 庚申十二月

勞謙二字受用無窮勞所以戒惰也謙所以戒傲也有此二者何惡不去何善不臻當多寫幾分徧示諸弟及子姪 庚申十二月

吾祖父星岡公在時不信醫藥不信僧巫不信地仙卓識定志確乎不可搖奪實爲子孫者所當遵守近年家中兄弟子姪於此三者皆不免相反余之不信僧巫不信地仙頗能謹遵祖訓父訓而不能不信藥自八年秋起常服鹿茸丸是亦不能繼志

之一端也以後當漸漸戒止幷函誡諸弟戒信僧巫地仙等事以紹家風 庚申十二月

立身之道以禹墨之勤儉兼老莊之靜虛庶於修己治人之術兩得之矣 辛酉十月

周末諸子各有極至之詣其所以不及孔子者此有所偏至卽彼有所獨缺亦猶夷惠之不及孔子耳若游心能如老莊之虛靜治身能如墨翟之勤儉濟民能如管商之嚴整而又持之以不自是之心偏者裁之缺者補之則諸子皆可師不可棄也 辛酉八月

與九弟言與人爲善取人爲善之道如大河水盛足以浸灌小

河小河水盛亦足以浸灌大河無論為上為下為師為弟為長為幼彼此以善相浸灌則日見其益而不自知矣九弟深以為然 辛酉八月

孟子光明俊偉之氣惟莊子與韓退之得其仿佛近世如王陽明亦殊磊落但文辭不如三子者之跌宕耳 辛酉九月

修己治人之道止勤於邦儉於家言忠信行篤敬四語終身用之有不能盡不在多亦不在深 辛酉十一月

天下凡物加倍磨治皆能變換本質別生精彩何況人之於學但能日新又新百倍其功何患不變化氣質超凡入聖 辛酉十二月

九弟有事求可功求成之念不免代天主張與之言老莊自然

之趣囑其游心虛靜之域　壬戌二月

靜中細思古今億萬年無有窮期人生其間數十寒暑僅須臾耳大地數萬里不可紀極人於其中寢處游息晝僅一室耳夜僅一榻耳古人書籍近人著述浩如煙海人生目光之所能及者不過九牛之一毛耳事變萬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辦者不過太倉之一粒耳知天之長而吾所歷者短則遇憂患橫逆之來當少忍以待其定知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則遇榮利爭奪之境當退讓以守其雌知書籍之多而吾所見者寡則不敢以一得自喜而當思擇善而約守之知事變之多而吾所辦者少則不敢以功名自矜而當思舉賢而共圖之夫如是則

自私自滿之見可漸漸銷除矣壬戌四月

讀原毀伯夷頌獲麟解龍雜說諸首崖然想見古人獨立千古確乎不拔之象壬戌四月

閱王而農所注張子正蒙於盡性知命之旨略有所會蓋盡其所可知者於已性也聽其不可知者於天命也易繫辭尺蠖之屈八句盡性也過此以往四句知命也農夫之服田力穡勤者有秋惰者歉收性也爲稼湯世終歸燋爛命也愛人治人禮人性也愛之而不親治人而不治禮人而不答命也聖人之不可及處在盡性以至於命盡性猶下學之事至於命則上達矣當盡性之時功力已至十分而效驗或有應有不應聖人於此淡

然泊然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著力若不著力此中消息最難體認若於性分當盡之事百倍其功以赴之而俟命之學則以淡如泊如爲宗庶幾其近道乎 壬戌十月

古聖人之道莫大乎與人爲善以言誨人是以善教人也以德薰人是以善養人也皆與人爲善之事也然徒與人則我之善有限故又貴取諸人以繼善人有善則取以益我我有善則與以益人連環相生故善端無窮彼此挹注故善源不竭君相之道莫大乎此師儒之道亦莫大乎此仲尼之學無常師卽取人爲善也無行不與卽與人爲善也爲之不厭卽取人爲善也誨人不倦卽與人爲善也忝竊高位劇寇方張大難莫平惟有

就吾之所見多數人因取人之所長還攻吾短或者鼓盪斯世之善機因以挽回天地之生機乎　癸亥正月

處人處事之所以不當者以其知之不明也若巨細周知表裏洞徹則處之自有方術矣吾之所以不能周知者以不好問不善問耳　癸亥二月

修己治人之道果能常守勤儉謹信四字而又能取人為善與人為善以禮自治以禮治人自然寡尤寡悔鬼伏神欽特恐信道不篤間或客氣用事耳　癸亥八月

溫孟子分類記出寫於每章之首如言心言性之屬目曰性道至言言取與出處之屬曰廉節大防言自況自許之屬曰抗心

高望言反躬刻厲之屬曰切己以求 癸亥十一月

百種弊病皆從懶生懶則弛緩弛緩則治人不嚴而趣功不敏一處遲則百處懈矣 甲子三月

前以八德自勉曰勤儉剛明孝信謙渾近日於勤字不能實踐於謙渾二字尤覺相違愧悔無已勤儉剛明四字皆求諸己之事孝信謙渾四字皆施諸人之事孝以施於上信以施於同列謙以施於下渾則無往不宜大約與人忿爭不可自求萬全處白人是非不可過於武斷此渾字之最切於實用者耳 甲子四月

夢見姚姬傳先生頎長清癯而生趣盎然 甲子十二月

閱 聖祖庭訓格言嗣後擬將此書及張文端公之聰訓齋語

每日細閱數則以養此心和平篤實之雅 乙丑五月

蘇詩有二語云治生不求富讀書不求官余爲廣之云修德不求報能文不求名兼此四者則胸次廣大含天下之至樂矣 戊辰四月

爲學之道不可輕率評譏古人惟堂上乃可判堂下之曲直惟仲尼乃可等百世之王惟學問遠過古人乃可評譏古人而等差其高下今人講理學者動好評貶漢唐諸儒而等差之講漢學者又好評貶宋儒而等差之皆狂妄不知自量之習譬如文理不通之童生而令衡閱鄉會試卷所定甲乙豈有當哉善學者於古人之書一一虛心涵咏而不妄加評騭斯可哉 戊辰四月

近日見紀澤丏疼孫兒小疾每以家中人口爲慮又惦念南中諸弟各家竟日營營擾擾偶思咸豐八年四月葛畢山扶乩卽已預知有是年十月三河之敗溫甫之變天下萬事皆有前定絲豪不能以人力強求紛紛思慮亦何補邪以後每日當從樂天知命四字上用功治事則日有恆課治心則純任天命兩者兼圖終吾之身而已　己巳七月

老年讀書如旱苗業已枯槁而汲井以灌溉雖勤無益古人所以戒時過而後學也然果能灌溉不休則禾稼雖枯而菜蔬或不無小補耳　己巳七月

偶作韻語以自箴云心術之罪上與天通補救無術日暮途窮

省躬痛改順命勇從成湯之禱申生之恭資質之陋衆所指視翹然自異胡不知恥記纂遺忘歌泣文史且憤且樂死而後已

己巳十一月

古來聖哲名儒之所以彪炳宇宙者無非出於文學事功然文學則資質居其七分人力不過三分事功則運氣居其七分人力不過三分惟是盡心養性保全天之所以賦於我者若五事則完其肅乂哲謀聖之量五倫則盡其親義序別信之分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足充無穿窬之心而義足此則人力主持可以自占七分人生著力之處當自占七分者黽勉求之而於儘占三分之文學事功則姑置爲緩圖焉庶好名爭勝之念可以

少息術外爲人之私可以日消乎老年衰耄百無一成書此聊自警 己巳十二月

靜中細思孟子之萬物皆備張子事天立命王文成之拔本塞源鹿忠節之認理提綱 己巳十二月

聖祖庭訓之仁厚張文端公家書之和平每日含咀吟味自有益於身心 庚午五月

偶作一聯云戰戰兢兢即生時不忘地獄坦坦蕩蕩雖逆境亦暢天懷 庚午五月

細思古人工夫其效之尤著者約有四端曰慎獨則心泰曰主敬則身強曰求仁則人悅曰思誠則神欽慎獨者遏欲不忽隱

微循理不閒須臾內省不疚故心泰主敬者外而整齊嚴肅內而專靜純一齊莊不懈故身強求仁者體則存心養性用則民胞物與大公無我故人悅思誠者心則忠貢不貳言則篤實不欺至誠相感故神欽四者之工夫果至則四者之效驗自臻余老矣亦尚思少致吾功以求萬一之效耳 庚午八月

前日記所云思誠則神欽者不若云耐苦則神欽蓋必廉於取而儉於用勞於身而困於心而後爲鬼神所欽伏皆耐苦之事也 庚午十月

昔年於慎獨居敬等事全未用功至今衰老毫無把握悔之晚矣 庚午閏十月

記性日壞過目之事頃刻即忘因二記事冊於應記者逐日略記一二從本日爲始 庚午十二月

古來聖哲胸懷極廣而可達天德者約有四端如篤恭修己而生敬程子之說也至誠感神而致前知子思之訓也安貧樂道而潤身睟面孔顏曾孟之旨也觀物閒吟而意適神恬陶白蘇陸之趣也自恨少壯不知努力老年常多悔懼於古人心境不能領取一二反復尋思歎喟無已 辛未二月

近年焦慮過多無一日遊於坦蕩之天總由於名心太切俗見太重二端名心切故於學問無成德行未立不勝其愧餒俗見重故於家人之疾病子孫及兄弟子孫之有無賢否強弱不勝

其紫援用是憂慼踢躇如繭自縛今欲去此二病須在一淡字上着意不特富貴功名及身家之順逆子孫之旺否悉由天定卽學問德行之成立與否一大半關乎天事一概淡而忘之庶此心稍得自在 辛未三月

近來每苦心緒鬱悶毫無生機因思尋樂約有三端勤勞而後憩息一樂也至淡以消忮心二樂也讀書聲出金石三樂也一樂三樂是咸豐八年所曾有志行之載於日記者二樂則近日搜求病根迄未拔去者必須於未死之前拔除淨盡乃稍安耳

辛未四月

閱理學宗傳中朱子陸子孫氏所錄朱子之語多取其與陸子

相近者猶偏於陸王之途去洛閩甚遠也 辛未五月

將周易之象及常用之字分為條類別而錄之庶幾取象於天文地理取象於身於物者一目了然少壯不學老年始為此蹇淺之舉抑何陋也 辛未十二月

前曾以四語自儆曰愼獨則心安主敬則身强求仁則人悅習勞則神欽近日又添四語曰內訟以去惡日新以希天曰宏獎以育才曰貞勝以蒙難與前此四語互相表裏而下手工夫各有切要之方不知垂老尚能實踐一二否 辛未十二月

閱宋元學案中百源學案於邵子言數之訓一無所解愧懼之至 辛未十二月

省克

憶自辛卯年改號滌生滌者取滌其舊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言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也改號至今九年而不學如故豈不可歎余今年已三十資稟頑鈍精神虧損此後豈復能有所成但求勤儉有恒無縱逸欲以喪先人元氣困知勉行期有寸得以無失詞臣體面日日自苦不至佚而生淫如種樹然斧斤縱尋之後牛羊又從而牧之如熱燈然膏油欲盡之時無使微風乘之庶幾稍稍培養精神不至自速死誠能日日用功有常則可以保身體可以自立可以仰事俯畜可以惜福不使祖宗積累自我一人享用而盡可以無

愧詞臣倘能以文章報國 庚子十月

與小岑譚有不合處自念一二知心亦復見疑則平日之不自修不見信於人亦可知矣可不儆懼乎 辛丑三月

三十年爲一世吾生以辛未十月十一日今一世矣聰明日減學業無成可勝慨哉語不云乎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自今以始肯其不得自逸矣 辛丑九月

夜歸與九弟言讀書事九弟悔從前讀得不好若再不認眞教他愈不能有成矣余體雖虛弱此後自己工夫尚可拋棄萬不可不教弟讀書也 辛丑十二月

岱雲來久談彼此相勸以善予言皆已所未能而責人者陳岱

雲言余第一要戒慢字謂我無處不著怠慢之氣真切中膏肓也又言予於朋友每相恃過深不知量而後入隨分不留分寸卒至小者齟齬大者凶隙不可不慎又言我處事不患不精明患太刻薄須步步留心此三言者皆藥石也直哉岱雲克敦友誼 壬寅正月

果能據德依仁即使游心於詩字雖藝亦無在不可靜心養氣如作詩之時只是要壓倒他人要取名譽此豈復有爲己之志 壬寅正月

凡喜譽惡毀之心即鄙夫患得患失之心也於此關打不破則一切學問才智適足以欺世盜名 壬寅正月

小珊前與予有隙細思皆我之不是苟我素以忠信待人何至太不見信苟我素能禮人以敬何至人有慢言且即令人有不是何至肆口慢罵忿戾不顧幾於忘身及親若此此事余有三大過平日不信不敬相待太深一也此時一語不合忿很無禮二也齟齬之後人反平易我反悍然不近人情三也 壬寅正月

與子敬久談後子貞歸後兄弟立次予自壽詩韻欣羨其才何爲人鶩外之見如此此其重而爲己之志如此此其不堅也眞溺物矣 壬寅正月

言物行恆誠身之道也萬化基於此矣余病根在無恆故家內瑣事今日立條例明日仍散漫下人無常規可循將來蒞衆必

不能信作事必不能成戒之 壬寅正月

斂日心沾滯於詩總由心不靜故不專一嘗力求主一之法誠能主一養得心靜氣恬到天機活潑之時即作詩亦自無妨我今尚未也徒以浮躁之故故一日之間情志屢遷耳 壬寅正月

凡睽起於相疑相疑由於自矜明察我之於小珊其如上九之於六三乎吳氏謂合睽之道在於推誠守正委曲含宏而無私意猜疑之弊戒之勉之此我之要藥也 壬寅正月

客來示以時藝讚歎語不由中余此病甚深孔子之所謂巧令孟子之所謂餂其我之謂乎以為人情好譽非是不足以悅其心試思此求悅於人之念君子乎女子小人乎且我誠能言必

忠信不欺人不妄語積久人自知之不讀人亦不怪苟有試而譽人人且引以爲重若日日譽人人必不重我言矣欺人自欺滅忠信喪廉恥皆在於此切戒切戒壬寅正月

行如說理實有體驗言舍敬字別無下手之方總以嚴肅爲要自問亦深知敬字是吃緊下手處然每日自旦至夜瑟僩赫咺之意曾不可得行坐自如總有放鬆的意思及見君子時又偏要整齊些是非所以掩著者邪

家人上九曰有孚威如論語曰望之儼然要使房闥之際僕婢之前燕昵之友常以此等氣象對之方好獨居則火滅修容切記切記此予第一要藥能如此乃有轉機否則墮落下流不必

問其他矣壬寅正月

吾齒長矣而詩書六藝一無所識志不立過不改欲求無忝所生難矣壬寅正月

日內不敬不靜常致勞乏以後須從心正氣順四字上體驗壬寅正月

每日游思多半是要人說好爲人好名可恥而好名之意又自謂比他人高一層此名心之癥結於隱微者深也壬寅正月

岱雲每日工夫甚多而纖可謂惜分陰者予則玩泄不振壬寅正月

接家信大人敎以保身三要曰節欲節勞節飲食又言凡人交友祇見得友不是而我是所以今日管鮑明日秦越謂我與小

珊有閑是盡人歡悅入忠之過宜速改過走小珊處當面自認不是又云使氣亦非保身體之道小[illegible]之悚然小子一喜一怒勞逸疴癢無刻不縈於大人之懷也若不敬身眞禽獸矣 壬寅

正月

日來自治愈疏矣絕無琵𤦪之意何貴有此日課之冊看來只是好名好作詩名心也寫此冊而不日日改過則此冊直盜名之具也亦旣不克痛湔舊習何必寫此冊 壬寅

唐先生言最是靜字工夫要緊大程夫子是三代後聖人亦是靜字工夫足王文成亦是靜字有工夫所以他能不動心若不靜省身也不密見理也不明都是浮的總是要靜又曰凡人皆

有切身之病剛惡柔惡各有所偏溺焉既深動輒發見須自己體察所溺之病終身在此處克治余比告先生謂素有忿很不顧氣習偏於剛惡既而自窺所病只是好動不好靜先生兩言益對症下藥也務當力求主靜使神明如日之升即此以求其繼繼續續者即所謂緝熙也知此而不行眞暴棄矣眞小人矣

壬寅十月

自戒溺煙以來心神彷徨殊若無主遏欲之難類如此矣不挾破釜沈舟之勢詎有濟哉 壬寅十月

竇蘭泉來言理見商余實未能心領其語意而妄有所陳自欺欺人莫此爲甚總由心有不誠故詞氣虛憍即與人談理亦是

自文淺陋徇外爲人果何益哉 壬寅十一月

濤樹堂來渠近日養得好靜氣迎人談半時邀余同至岱雲處久談論詩文之業亦可因以進德彼此持論不合反覆辯詰余內有矜氣自是特甚反疑人不虛心何明於責人而闇於責己也 壬寅十一月

此刻下手工夫除謹言修容靜坐三事更從何處下手每日全無切實處何嘵嘵與人說理說他何益 壬寅十一月

岱雲欲觀余饋貧糧本予以雕蟲瑣瑣深閉固拒不欲與之觀一時掩著之情自文固陋之情巧言令色種種叢集皆從好名心發出蓋此中根株深矣 壬寅十一月

凡往日游戲隨和之處不能遽立崖岸惟當往還漸稀相見必敬漸改徵逐之習平日辨論夸誕之人不能遽變聾啞惟當談論漸卑開口必誠力去狂妄之習 壬寅十一月

朱廉甫前輩偕邵蕙西來二君皆直諒多聞者廉甫前輩之枉過蓋欲引余為同志謂可與適道也豈知余絕無改過之實徒有不怍之言竟爾盜得令聞非穿窬而何 壬寅十一月

自立志自新以來至今五十餘日未曾改得一過此後直須徹底蠲滌一絲不放鬆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務使息息靜極使此生意不息

至岱雲處與之談詩傾僕倒篋言無不盡至子初方歸此時自

謂與人甚忠殊不知已認賊作子矣日內躭著詩文不從戒懼謹獨上切實用功已自誤矣更以之誤人乎 壬寅十一月

馮樹堂來因約岱雲來三人暢談小酌二君皆有節制惟予縱論無閑仍不出昨夜談議而往復自憙自謂忠於爲人實以重外而輕內且昧昌黎知名箴之訓總之每日不外乎多言不外乎要人說好 壬寅十一月

於與人往還最小處計較意欲僕人先施純是私意縈繞克去一念旋生一念飯後靜坐即已成寐神昏不振一至於此 癸卯正月

早起心多游思因算去年共用銀數抛卻一早可惜 癸卯正月

會客時有一語極失檢由忿字伏根甚深故有觸即發耳

飯後語及小故予大發忿語不可遏有忘身及親之忿雖經友人理諭猶復肆口漫駡比時絕無忌憚樹堂昨夜云心中根子未盡久必一發發則救之無及矣我自蓄此忿僅自反數次餘則但知尤人本年立志重新換一箇人才過兩天便決裂至此雖痛哭而悔豈有及乎真所謂與禽獸奚擇者矣 癸卯正月

車中無戒懼意爲下人不得力屢動氣每日間總是忿字慾字往往知而不克去總是此志頹放耳可憾可恥 癸卯正月

坐車中頻生氣雖下人不甚能幹實由懲忿絕無功夫遂至瑣細足以累其心 癸卯正月

自去年十二月廿後心常忡忡不自恃若有所失亡者至今如

故蓋志不能立時易放倒故心無定向無定向則不能靜不靜則不安其根只在志之不立耳又有鄙陋之見檢點細事不忍小忿故一毫之細竟夕躊躇一端之忤終日沾戀坐是所以忡忡也志不立識又鄙欲求心之安不可得矣是夜竟不成寐展轉千思俱是鄙夫之見於應酬小處計較遂以小故引伸成忿懲之不暇而更引之是引盜入室矣 癸卯正月

所以須日課冊者以時時省過立卽克去耳今五日一記則所謂省察者安在所謂自新者安在吾誰欺乎眞甘爲小人而絕無善惡之心者矣 癸卯正月

早起吐血數口不能靜養遂以斲喪父母之遺體一至於此再

不保養是將限入太不孝矣將膏之膏豈可速之以風萌蘗之木豈可牧之以牛羊苟失其養無物不消況我之氣血素虧者乎今惟有日日靜養節嗜欲慎飲食寡思慮而已 癸卯正月

樹堂蕙西蓮舫三人先後來陪客坐不安席者舌比平時較短者屈伸轉旋俱不適黃弟卿約飲竟不能去不知身體何以虧之若此不敬身之罪大矣高景逸先生云接教言連日精神不暢此不可放過凡天理自然通暢和樂不通暢處皆私欲也當時刻喚醒不令放倒然則人之精神短弱皆自己有以致之也 癸卯正月

戊戌同年團拜予爲值年承辦諸事早至文昌館至四更方歸

凡辦公事須視如己事將來爲國爲民亦宜處處視如一家一身之圖方能親切下今日愧無此見致用費稍浮又辦事有要緊的意思此兩者皆他日大病根當時時猛省 癸卯正月

赴張雨農飲約更初方歸席間面談人有要譽的意思語多諧謔便涉輕佻所謂君子不重則不威也歸途便至杜韻溪家商事又至竺虔處久談多言不知戒絕無所謂省察者志安在耶恥安在耶 癸卯正月

余體不舒暢悶甚不適高景逸云凡天理自然通暢予今悶損至此蓋身被私意私欲纏擾矣尚何以自拔哉立志今年自新重起爐治痛與血戰一番而半月以來暴棄一至於此何以爲

人何以爲子　癸卯正月

日來居敬窮理幷無工夫故聞人說理聽來都是隔膜都不眞切愧恥孰甚　癸卯正月

聞劉覺吾先生言渠作外官景況之苦愈知我輩舍節儉別無可以自立若冀倖得一外官以彌縫虧漏缺瘠則無以自存缺肥則不堪問矣可不懼哉　癸卯正月

自正月以來日日頹放遂已一月志之不立一至於此每觀此冊不知所謂可以爲人乎聊存爲告朔之餼羊爾

看書眼蒙如老人益安肆日偷積偷之至腠理都極懈弛不復足以固肌膚束筋骸於是風寒易侵日見疲頓此不能居敬者

之不能養小體也又心不專一則雜而無主積之既久必目悅求迭至忿慾紛來其究也則搖搖如懸旌皇皇如有所失總之曰無主則已而乃釀爲心病此不能居敬者之不能養大體也是故吾人行父母之遺體舍居敬更無別法內則專靜純一以養大體外則整齊嚴肅以養小體如是而不自强吾不信也嗚乎言出汝口而汝則背之是何肺腸 癸卯二月

言多諂謔又不出自心中之誠每曰言語之失直是鬼蜮情狀邉問其他 癸卯二月

觀人作應酬詩面諛之不忠不信何以爲友聖人所謂善柔便佞之損友我之謂矣 癸卯二月

年在壯歲而頹惰稱病可恥孰甚今年嘗已四十日矣一事不成晏安自甘再不懲戒天其殃汝惕之惕之

予對客有怠慢之容對此良友不能生嚴憚之心何以取人之益是將拒人於千里之外矣況目貧如此遑問閒居火滅修容之謂何小人哉 癸卯二月

考試之有得失猶歲之有豐歉也有耕而卽期大有是貪天也然絕不施耕耨之功不已棄天乎我則身為惰農而翻笑穮蓘為多事傎孰甚焉

戇西面責予數事一曰慢謂交友不能久而敬也二曰自是謂看詩文多執已見也三曰僞謂對人能作幾副面孔也直哉吾

友者日蹈大惡而不知矣 癸卯二月

季師意欲余致力於考試工夫而余以身弱爲辭豈欺人哉自欺而已暴棄至此尚可救藥乎 癸卯二月

竹如言及渠生平交道而以知己許余且曰凡閣下所以期許下走之言信之則足以長自是之私辭之而又恐負相知之眞吾惟有懼以終始而已云云予聞此數語悚然汗下竹如之敬我直乃神明內斂我何德以當之乎日來妄肆如此何以爲竹如知己是汗竹如也 癸卯二月

處眾人中孤另另若無所許可者自以爲人莫予知不知在己本一無足知也何尤人爲 癸卯二月

今年忽忽已過兩月自新之志日以不振愈昏愈頹以至不如禽獸昨夜痛自猛省以爲自今日始當斬然更新不終小人之歸不謂雲階招與對弈仍不克力卻日日如此柰何 癸卯三月

何丹畦請余爲是正文字予儼然自任矜心之內伏者深矣 癸卯三月

日內沾滯於詩明知詩文以積久勃發爲佳無取乎強索乃思之不得百事俱廢是所謂溺心者也戒之 癸卯三月

飯後無所事事心如懸而不降者知其不能定且靜也久矣 甲辰五月

與作梅房言一事謂無樣子失言欲以口舌勝人轉爲人所不

服也 辛亥七月

孫高陽史道鄰皆極耐得苦故能艱難馳驅為一代之偉人今已養成膏粱安逸之身他日何以肩得大事 辛亥九月

凡事豫則立本日下半天因明日有天壇興工監視行禮及製造神牌行禮等事日內未經慮及頗覺心中不定懼致貽誤皆不豫之故也 辛亥十月

是日因早間聞人言刑部同堂諸君子疑我去年所上摺有參劾刑部之言心不怡者一日以平日不見信於人遂招此羣疑衆謗也 壬子正月

是日忿慾二念皆大動竟不能止恐遂成內傷病矣 壬子正月

心生忿懥蓄無發之故也 戊午六月

子序之言欲余捐除雜念輕視萬事淡泊明志信良友之言余今老矣忿不能懲慾不能窒客氣聚於上焦深用愧憾古人所以貴於爲道日損也 戊午十一月

悁忿之心蓄於方寸自咎局量太小不足任天下之大事 戊午十一月

心緒作惡因無耐性故刻刻不自安適又以心中實無所得不能輕視外物成敗毁譽不能無所動於心甚愧淺陋也 戊午十二月

余在軍中頗以詩文廢正務後當切戒 己未二月

思人心所以擾擾不定者只爲不知命陶淵明白香山蘇子瞻

所以受用者只爲知命吾涉世數十年而有時猶起計較之心
君信命不及者深可愧也 己未五月

爲字略多困倦殊甚眼花而痙足輭若不能立者說話若不能
高聲者衰備之狀如七十許人盖受質本薄而疾病憂鬱多年
纏綿既有以撼其外讀書學道志亢而力不副識遠而行不逮
又有以病其內故不覺衰困之日逼也 己未五月

閱日知錄易經有曰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一言以蔽之
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讀之不覺愧汗 己未六月

覩何廉昉書眉頭小字倜儻權奇自成風格余年已五十而作
書無一定之風格屢有遷變殊爲可愧 古文一事寸心頗有一

定之風格而作之太少不足以自證自慰至於居家之道治軍之法與人酬應之方亦皆無一定之風格傳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又曰君子成德之稱余一無所成其不足為君子也明矣 己未七月

此心褊激清介殊非載福之道當力移寬大溫潤一路 己未十二月

寸衷微有鬱積總由中無所得下學而不克上達故世俗之見尚不免膠擾於懷來耳 庚申正月

至老洲頭登大舟舟係吳城船廠為余新造者極堅實極華麗因慨然曰誦韋公自慚居處崇未覩斯民康之句為之愧悚不已 庚申五月

恭讀 硃批余之師心自用余昔己亥年進京臨別求祖父教訓祖父以一傲字戒我今 皇上又以師心戒我嘗刻圖書一方記此二端 庚申八月

與作梅圍棋一局旋復暢論人情之厚薄讀書人之多流於虛浮作梅所陳多見道之言余所發多有激之詞 庚申九月

作梅言見得天下皆是壞人不如見得天下皆是好人存一番薰陶玉成之心使人樂於爲善云云蓋諷余近日好言人之短見得人多不是也 庚申九月

見羅瞿江三縣令因語言不合理余怒斥之甚厲頗失爲人上者泰而不驕威而不猛之義 庚申九月

余德薄能鮮忝竊高位又竊虛名已干造物之忌恐家中老少習於驕奢佚三字實深悚懼 庚申九月

九弟信言古稱君有爭臣臣有爭君今兄有爭弟余近以居位太高虛名太大不得聞規諫之言爲慮若九弟果能隨事規諫又得一二嚴憚之友時以正言相勸勵內有直弟外有畏友庶幾其免於大戾乎居高位者何人不敗於自是何人不敗於聽聞正言哉 庚申十一月

古人言晝課妻子夜課夢寐吾於睡中夢中總乏一種好意味蓋猶未免爲鄉人也 庚申十一月

夜因武甯楊令與鄭奠互訐之案頗爲鬱悶不平繼思謙抑之

道凡事須力戒爭勝之心痛自懲艾 辛酉正月

身體若有病者奄奄思睡或以積閣文牘太多此心歉然若有所負疚者而然與 辛酉六月

少荃論余之短處總是儒緩與往年周弢甫所論略同 辛酉六月

誠中形外根心生色古來有道之士其淡雅和潤無不達於面貌余氣象未稍進豈耆欲有未淡耶機心有未消耶當猛省於寸衷而取驗於顏面 辛酉七月

陸放翁謂得壽如得富貴初不知其所以然便躋高年余近浪得虛名亦不知其所以然便獲美譽古之得虛名而值時艱者往往不克保其終思此不勝大懼將具奏摺辭謝大權不敢節

制四省恐蹈覆餗負乘之咎也 辛酉十一月

日內與張廉卿屢談渠學問又已大進而余志學二十年至今毫無進步老已及矣 辛酉十一月

二日因作摺將公事拋荒未斷古人有兼人之材余不特不能兼人亦一日兼治數事尚有未逮甚矣余之鈍也 辛酉十一月

洪琴西與之言風俗移人凡才人皆隨風氣爲轉移雖賢者不能自拔於風尚之外因言余老無能有所樹立但不欲開壞風氣導天下以惡習耳 辛酉十二月

見隋觀察時詞色太厲令人難堪退而悔之 壬戌二月

近來事有不如意者方寸鬱塞殊甚亦足見器量之不閎養氣

之不深也 壬戌七月

寸心鬱鬱不自得因思日內以金陵甯國危險之狀憂灼過度又以江西諸事掣肘悶損不堪皆由平日於養氣上欠工夫故不能不動心欲求養氣不外自反而縮行慊於心兩句欲求行慊於心不外淸愼勤三字因將此三字各綴數句爲之疏解淸字曰無貪無競省事淸心一介不苟鬼伏神欽愼字曰戰戰兢兢死而後已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勤字曰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繼日此十二語者吾當守之終身遇大憂患大拂逆之時庶幾免於尤悔耳 壬戌九月

五更醒展轉不能成寐蓋寸心爲金陵甯國之賊憂悸者十分

之八而因僚屬不和順忍怨憤懣者亦十之二三實則處大亂之時余所遇之僚屬尚不十分傲慢無禮而鄙懷忿恚若此甚矣余之隘也余天性褊急痛自刻責懲治者有年而有觸即發仍不可遏殆將終身不改矣愧悚何已 壬戌九月

古人辦事掣肘之處拂逆之端世世有之人人不免惡其拂逆而必欲順從設法以誅鋤異已者權臣之行徑也聽其拂逆而動心忍性委曲求全且以無敵國外患而亡爲慮者聖賢之用心也吾正可借人之拂逆以磨厲我之德性其庶幾乎 壬戌九月

近日心緒之惡襟懷之隘可鄙可恥甚矣變化氣質之難也 壬戌十月

光景似箭冉冉又過十年念德業之不進愧位名之久竊此後當於勤儉謹信四字之外加以忍字渾字痛自箴砭以求益炳燭之明作補牢之計 壬戌十二月

近日常見得人多不是鬱鬱不平毋乃明於責人而暗於責己乎 癸亥正月

比來每以說話微多遂覺神氣疲苶不支甚矣吾衰身膺重任大懼隕越實深惴惴 癸亥正月

日內應酬繁多神昏氣乏若不克支持者然後知高官亘職足以損人之智而長人之傲也 癸亥二月

覩人有鈔冊鈔余文頗多自以無實而享盛名忸怩不甯 癸亥五月

古人云其爲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也不遠矣余身當大任而月餘以來竟日暇逸不事事公私廢閣寔深慙懼惟當迅速投劾去位冀免愆尤耳 癸亥五月

是日應辦奏稿乃不誤次日發報之期一念之惰遂廢本日之事課又誤奏事之定期乃知天下百病生於懶也 癸亥六月

近日省察自己短處每日忘玩時多治事時少看書作字治私事時多察人看稿治公事時少職分所在雖日讀古書其曠官廢弛與廢於酒色游戲者一也莊子所謂臧穀所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本無知人察吏之才而又度外置之對京察褒嘉之語殊有愧矣 甲子二月

日內鬱鬱不自得愁腸九迴者一則餉項太絀恐金陵兵譁功敗垂成徽州賊多恐三城全失貽患江西一則以用事太久恐中外疑我擅權專利江西爭釐之事不勝則餉缺而兵潰固屬可慮勝則專利之名尤著亦爲可慮反復籌思惟告病引退少息二三年庶幾害取其輕之義若能從此事機日順四海銷兵不用吾引退而長終山林不復出而與聞政事則公私之幸也甲子三月

戶部奏摺似有意與此間爲難寸心抑鬱不自得用事太久恐人疑我兵權太重利權太大意欲解去兵權引退數年以息疑謗故本日具摺請病以明不敢久握重柄之義甲子三月

自古高位重權蓋無日不在憂患之中其成敗禍福則天也甲子三月

因念家中多故紀澤兒病未全愈心中焦慮之至而天氣陰雨作寒恐傷麥收又不知兵事之變態何如彌覺憂皇不能自甯因集古人成語作一聯以自箴曰彊勉行道莊敬日强上句箴余近有鬱抑不平之氣不能彊勉以安命下句箴余近有懶散不振之氣不能莊敬以自奮惜强字相同不得因發音變讀而易用耳甲子四月

沅弟談久稍發攄其抑鬱不平之氣余稍沮止勸解仍令畢其說以暢其懷沅弟所陳多切中事理之言遂相與縱談至三更

其諫余之短言處兄弟骨肉之間不能養其生機而使之暢遂深爲忠告曲盡 甲子八月

閱家中修整富厚堂屋宇用錢共七千串之多不知何以浩費如此深爲駭歎余生平以起屋買田爲仕宦之惡習誓不爲之不料奢靡若此何顏見人平日所說之話全不踐言可羞孰甚李翥漢言照李希帥之樣打銀壺一把爲炖人參燕窩之用費銀八兩有奇深爲愧悔今小民皆食草根官員亦多窮困而吾居高位驕奢若此且盜廉儉之虛名慙愧何地以後當於此等處痛下鍼砭 丁卯四月

吾平日以儉字教人而吾近來飲食起居殊太豐厚昨聞魁時

君將軍言渠家四代一品而婦女在家並未穿著綢緞軟料吾家婦女亦過於講究深恐享受太過足以折福 丁卯十一月

與萬篪軒偶談家常渠家百萬之富而日用極儉其內眷終年不辦葷菜每日書房先生所吃之葷菜餘賸者撤下則內室吃之其母過六十後篪軒苦求始準添葷菜一樣今亂後而家不甚破子孫俱好皆省儉所惜之福也 丁卯十一月

心猶憧憧如有所失念人生苦不知足方望溪謂漢文帝之終身常若自覺不勝天子之任者最爲善形容古人心曲大抵人常懷愧對之意便是載福之器入德之門如覺天之待我甚厚我愧對天君之待我過優我愧對君父母之待我過慈我愧對

父母兄弟之待我過愛我愧對兄弟朋友之待我過重我愧對朋友便覺處處皆有善氣相逢如自覺我已無愧無怍但覺他人待我太薄天待我太嗇則處處皆有戾氣相逢德以滿而損福以驕而減矣此念願刻刻凜之 戊辰四月

昔年曾以居官四敗居家四敗書於日記以自儆惕茲恐久而遺忘再書於此與前次微有不同居官四敗曰昏惰任下者敗傲很妄為者敗貪鄙無忌者敗反覆多詐者敗居家四敗曰婦女奢淫者敗子弟驕怠者敗兄弟不和者敗侮師慢客者敗仕宦之家不犯此八敗庶有悠久氣象 戊辰四月

余蓋屋三間本為擺設地球之用不料工料過於堅緻意過於

深費錢太多而地球仍將黑暗不能明朗心為悔歉余好以儉字教人而自家實不能儉傍夕與紀澤談令其將內銀錢所賬目經理講求儉約之法 戊辰四月

紀官姪得取縣案首縣令考試甚嚴當可免於物議甚以為慰吾每慮吾兄弟功名太盛發洩殆盡觀近年忝丁之漸多子弟之向學或者祖澤尚厚方興未艾且喜且惴惴也 戊辰四月

在京酒食應酬雖不甚多而每日疲精以徇物遠不如外省之得以自由自閒胸次添出鄙俗之見殊無謂也 戊辰十二月

余生平於酬酢之際好察人情之順逆厚薄京師勢利之藪處處皆有冷暖向背之分余老矣尚存於心而不能化甚矣余之

部也 己巳正月

余以老年吃齋風中行路殊非所堪又念百姓麥稼已失稷粱不能下種將成非常之災又念杞澤兒在運河一帶風大河淺家眷各船膠滯難行又念施占琦運書箱在海中恐有不測種種懸念不勝焦灼 己巳四月

余日衰老而學無一成應作之文甚多總未能發奮爲之忝竊虛名毫無實際愧悔之至老邁如此每日辦官事尚不能畢安能更著述邪 己巳日月

初到直隸頗有民望今諸事皆難振作恐虎頭蛇尾爲人所笑尤爲內疚於心展轉憾沮刻不自安 己巳五月

日月如流倏已秋分學業既一無所成而德行不修尤悔叢集自顧竟無湔除改從之時憂媿曷已 己巳八月

念生平所作事錯謬甚多久居高位而德行學問一無可取後世將譏議交加愧悔無及 己巳八月

余回憶生平譽尤叢集悔不勝悔而精力疲憊自問更無晚蓋之力乃作一聯云莫苦悔已往譽尤但求此日行為無愧神鬼休預怕後來災禍只要暮年心氣感召祥和 己巳八月

夢在場中考試枯澀不能下筆不能完卷焦急之至驚醒余以讀書科第官躋極品而於學術一無所成亦不能完卷之象也媿歎無已 庚午正月

念此生學問文章一無所成愧悔無已 庚午二月

自二月杪右目失明至是四十餘日不敢治事每日暇逸愧悔身閒而心亂益生平之一無所養甚矣 庚午四月

人而不勤則萬事俱廢一家俱有衰象余於三四月內不治一事於居家之道大有所損愧悚無已 庚午五月

余年來出處之間多可愧者爲之跼蹐不安如負重疚年老位高豈堪常有咎悔之事 庚午十月

到江甯任又已兩月餘應辦之事全未料理悠悠忽忽不居高位每日飽食酣眠慚愧至矣 庚午十二月

自省目病之源在肝肝病之源則由於枝心名心不能克盡之

故在室中反復自訟不能治事辛未四月

至花園一覽園在署西現在修工未畢正值趕辦之時偶一觀玩深愧居處太崇享用太過辛未十二月

余精神散漫已久凡遇應了結之件久不能完應收拾之件久不能檢如敗葉滿山全無歸宿通籍三十餘年官至極品而學業一無所成德行一無可許老大徒傷不勝悚惶慚赧壬申二月

治道

閱溫公謹習疏慨然有感戊午十月

隋開皇之十二年有司家府藏皆滿無所容積於廊廡曾不一紀煬帝嗣位東征高麗南幸江都遂至困窮唐天寶之八載帝

覩帑藏金帛充牣古今罕儔曾不數年祿山反叛九廟焚燬六飛播遷遂以大變故國之富不足恃獨恃有人主兢兢業業之一心耳 辛亥七月

李牧在趙匈奴不侵汲黯在朝淮南寢謀林甫爲相閼爲反盧杞柄政李懷光叛反叛非其本心也故人君慎置左右之臣其益於人國者多矣 辛亥七月

陳湯斬郅支單于之首匡衡抑其功僅得封關內侯郝靈荃得突厥默啜之首宋璟抑其功僅得授郎將其後湯以非罪而流靈荃以慟哭而死卒相妨功病能人之不得伸其志者多矣 辛亥七月

唐宣宗之立不能平於李德裕至毛髮爲之灑淅此與霍光驂乘而宣帝芒刺在背者何以異功高震主或不無自伐之咎公孫碩膚赤舄几几此周公所以爲大聖也　辛亥九月

裴耀卿置輸場於河口河口即汴水達於黃河之口也南人舟運江淮之米自汴以達河口吳人不習河漕便令輸米於河口之倉而去則吳人便矣三門即砥柱山在洛陽之東地最險不可行舟耀卿於三門之東西各置一倉又鑿山開車路十八里以避三門之險江淮之米既輸於河口之倉矣官爲別雇舟泝河漕至三門之東視水可通則徑以舟過三門水險則由車路挽過三門輸入三門以西之太原倉然後入渭以漕關中自江

淮至河口自河口至三門自三門入渭至長安凡三次轉搬乃得達也今天下之漕糧概用長運漕至袁浦黄高於淸則百端營謀行灌塘渡舟之下策虞黄倒汙湖之互患種種敝壞未知所底故鄙意常欲行搬運之法於袁浦置倉楊莊各倉亦修葺之分天下之漕艘半置河以南半置河以北每年各運兩次爲河帥者治河則不顧淮治淮則不顧河治運則不顧河淮庶幾易爲力乎 辛亥七月

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曰官制曰財用曰鹽政曰漕務曰錢法曰冠禮曰昏禮曰喪禮曰祭禮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輿曰河渠皆以本朝爲主而歷溯前代之沿革本末衷

之以仁義歸之以易備前世所襲誤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創之其苟且者知將來之必倣其至當者知將來之必因所謂雖百世可知也 辛亥七月

文官加養廉始於雍正三年之耗羨歸公武官加養廉始於乾隆四十六年之補缺額名糧 戊午十一月

王霞軒來辭行將以明日往南豐余告以用紳士之法宜少予以名利而仍不說破以養其廉恥霞軒深以爲然 戊午十二月

溫循吏傳太史公所謂循吏者法立令行能識大體而已後世專尙慈惠或以煦煦爲仁者當之失循吏之義矣思爲將帥之道亦以法立令行整齊嚴肅爲先不貴煦嫗也 己未三月

三代下不矯激不足以得美名不要結不足以得民心己未九月

人才以陶冶而成不可眼孔甚高動謂無人可用己未九月

胡中丞言州縣辦上司衙門之差所費不過百千而其差總家丁開報至三四千串之多縣令無所出則於錢糧不解積爲虧空皆天家受其弊故湖北州縣現無絲毫差事如有向例由州縣辦差者皆由藩庫發實銀與州縣令其發給不使州縣賠墊分毫其名則天家喫虧其實則州縣無可藉口錢漕掃數清解爲天家添出數十倍之利信爲知言庚申四月

居高位之道約有三端一曰不與謂若於已毫無交涉也二曰不終古人所謂日愼一日而恐其不終蓋居高履危而能善其

終者鮮矣三曰不勝古人所謂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懍懍危懼若將隕於深淵蓋惟恐其不勝任也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方望溪言漢文帝之爲君時時有謙讓若不克居之意其有得於不勝之義者乎孟子謂周公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其有得於惟恐不終之義者乎 庚申六月

盛世創業垂統之英雄以襟懷豁達爲第一義末世扶危救難之英雄以心力勞苦爲第一義 庚申六月

料理官事摘由備查一也圈點京報二也注解搢紳三也此三者夜間之功課亦畱心庶事之一法也

沅弟信極論文士之泚於虛空不可用其言頗切當 庚申八月

李次青赴徽州余與之約法五章曰戒浮謂不用文人之好大言者曰戒謙謂次青好爲逾恆之謙啟寵納侮也曰戒濫謂銀錢保舉宜有限制也曰戒反覆謂次青好朝令暮改也曰戒私謂用人當爲官擇人不爲人擇官也 庚申八月

委員之道以四者爲最要一曰習勞苦以盡職二曰崇儉約以養廉一曰勤學問以廣才一曰戒傲惰以正俗紳士之道以四者爲要一曰保愚懦以庇鄉一曰崇廉讓以奉公一曰禁大言以務實一曰擴才識以待用 辛酉八月

九弟臨別深言馭下宜嚴治事宜速余亦深知馭軍馭吏皆莫先於嚴特恐明不旁燭則嚴不中禮耳 辛酉十月

向來安徽與江蘇合闈鄉試既有長江之險難於遠行又以號舍之少難於錄遺故上江深以鄉試爲苦余意欲令上下分闈考試故於五月奏摺內略一及之本日看定北門東門之間可爲貢院基址惜高下不甚平耳 辛酉十一月

治世之道專以致賢養民爲本其風氣之正與否則絲毫皆推本於一已之身與心一舉一動一語一默人皆化之以成風氣故爲人上者專重修身以下之效之者速而且廣也 辛酉十一月

一省風氣係乎督撫司道及首府數人此外官紳皆隨風俗爲轉移者也 辛酉十一月

周弢甫將赴上海催餉余勉之以維持風教勿自菲薄引顧亭

林日知錄匹夫之賤與有責焉一節以勖之辛酉十一月

爲督撫之道即與師道無異其訓飭屬員殷殷之意即與人爲善之意孔子所謂誨人不倦也其廣諮忠益以身作則即取人爲善之意孔子所謂爲之不厭也爲將帥者之於偏裨此皆以君道而兼師道故曰作之君作之師又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皆此義爾壬戌三月

爲政之道得人治事二者並重得人不外四事曰廣收愼用勤教嚴繩治事不外四端曰經分綸合詳思約守操斯八術以往其無所失矣壬戌四月

定城南城外發賑章程因冒濫者多十六日發至四萬四千人

之衆後此斷難爲繼乃定爲每人發小票一紙十九日察看眞正饑民給與一票二十二日持票領米二十三日再加察看給一十五日之米票二十五日再加甄別給二十八日之米票每三日一發上次給下次之票庶幾漸免於冒濫壬戌四月

近日公事不甚認眞人客頗多志趣較前散漫大約吏事軍事餉事文事每日須以精心果力獨造幽奧直湊單微以求進境一日無進境則日日漸退矣以後每日留心吏事須從勤見僚屬多問外事下手留心軍事須從教訓將領屢閱操練下手留心餉事須從愼擇卡員比較入數下手留心文事須從恬吟聲調廣徵古訓下手每日午前於吏事軍事加意午後於餉事加

爲證後於文事加意以一縷精心運用於幽微之境縱不日進或可免於退乎 壬戌八月

每日應辦之事積閣甚多當於清早單開本日應了之件日內了之如農家早起分派本日之事無本日不了者庶積壓較少 壬戌閏八月

大君以生殺予奪之權授之督撫將帥猶東家以銀錢貨物授之店中眾夥若保舉太濫視大君之名器不甚愛惜猶之賤售浪費視東家之貨財不甚愛惜也介之推曰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余則略改之曰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假大君之名器以市一己之私恩乎余忝居高位惟此事

不能力挽頹風深爲慚愧　癸亥四月

是日在途中見麥稼爲旱所傷高不過二三寸節氣已屆收割而吐穗極少間有用人力施水灌溉者高或六七寸色青而穗亦可觀嵇康所云一溉者後亡信人力足以補人事之窮然百分中不過二三分餘則立見黃槁從三日之內大雨亦無救矣目擊心傷不忍細看　己巳四月

然疆吏者全仗年豐民樂此心乃可以自恬若事事棘手則竟日如在桎梏中矣　己巳五月

閱吳文節公集觀其批屬員之稟甚爲嚴明對之有愧吾今日之爲督撫直尸位耳　辛未正月

古聖王制作之事無論大小精粗大抵皆本於平爭因勢善習從俗便民救敝非此六者則不輕於制作也吾曩者志事以老莊爲體禹墨爲用以不與不遑不稱三者爲法若再深求六者之旨而不輕於有所興作則咎戾鮮矣 戊辰十二月

欲制夷人不宜在關稅之多寡禮節之隆倨上著眼即內地民人處處媚夷豔夷而鄙華借夷而壓華雖極可憾可惡而遠識者尚不宜在此等著眼吾謂著眼之地前乎此者洋人十年八月入京不傷毀我宗廟社稷目下在上海甯波等處助我攻剿髮匪二者皆有德於我我中國不宜忘其大者而怨其小者欲求自強之道總以修政事求賢才爲急務以學作炸礮學造輪

方舞具爲下手工夫但使彼之所長我皆有之順則報德有其具逆則報怨亦有其具若在我者挾持無具則曲固罪也直亦罪也怨之罪也德之亦罪也內地之民人人媚夷吾固無能制之人人仇夷吾亦不能用也 壬戌五月

華衡芳徐壽所作火輪船之機來此試演其法以火蒸水氣貫入筩筩中三竅閉前二竅則氣入前竅其機自退而輪行上弦閉後二竅則氣入後竅其機自進而輪行下弦火愈大則氣愈盛機之進退如飛輪行亦如飛約試演一時竊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國人亦能爲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 壬戌七月

至機器局觀一切製造機器屋宇雖不甚大而機器頗備旋觀

新造之輪船長十六丈寛三丈許最要者惟船底之龍骨中間龍骨夾層兩邊各龍骨三根中骨直而徑達兩頭兩邊骨曲而次第縮短骨之下板一層骨之上板一層是爲夾板板厚三寸龍骨之外惟船肋最爲要緊約寛厚三寸有奇皆用極堅之木計此船七月可以下水 戊辰五月

至礮廠拜劉佐爾馬格里渠備洋酒點心小飲刻許閱新作之礮三十六筒可以齊放則三十六子同出如傾盆之雨可以連環放則各子繼出如擂急鼓又閱放火箭每箭筒長尺許圓徑寸餘遠約三里許又閱放開花礮 辛未十月

軍謀

凡用兵主客奇正夫人而能言之未必果能知之也守城者爲主攻者爲客守營壘者爲主攻者爲客中途相遇先至戰地者爲主後至者爲客兩軍相持先吶喊放鎗者爲客後吶喊放鎗者爲主兩人持矛相格鬬先動手戳第一下者爲客後動手即格開而即戳者爲主中間排隊迎敵爲正兵左右兩旁抄出爲奇兵屯宿重兵堅扎老營與賊相持者爲正兵分出遊兵飄忽無常伺隙狙擊者爲奇兵意有專向吾所恃以禦寇者爲正兵多張疑陣示人以不可測者爲奇兵旌旗鮮明使敵不敢犯者爲正兵羸馬疲卒偃旗息鼓本强而故示以弱者爲奇兵建旗鳴鼓屹然不輕動者爲正兵佯敗佯退設伏而誘敵者爲奇兵

忽主忽客忽正忽奇變動無定時轉移無定勢能一一區而別之則於用兵之道思過半矣 已未

兵者陰事也哀戚之意如臨親喪肅敬之心如承大祭庶爲近之今以羊牛犬豕而就屠宰見其悲號於割剝之頃宛轉於刀俎之間仁者將有所不忍況以人命爲浪博輕擲之物無論其敗喪也即使倖勝而死傷相望斷頭洞胸折臂失足血肉狼藉曰陳吾前哀矜之不遑吾於何有故軍中不宜有歡欣之象有歡欣之象者無論或爲和悅或爲驕盈終歸於敗而已矣田單之在即墨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此所以破燕也及其攻狄也黃金橫帶而騁平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魯仲

連策其必不勝兵事之宜慘戚不宜歡欣亦明矣嘉慶季年名將楊遇春屢立戰功嘗語人曰吾每臨陣行間覺有熱風吹拂面上者是日必敗行間若有冷風身體似不禁寒者是日必勝斯亦肅殺之義也 己未

田單攻狄魯仲連策其不能下已而果三月不下田單問之仲連曰將軍之在卽墨坐則織蕢立則仗鍤爲士卒倡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聞君言莫不揮涕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娛黃金橫帶而騁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余嘗深信仲連此語以爲不刊之論同治三年江甯克復後余見湘軍將士驕

盈娛樂慮其不可復用全行遣撤歸農至四年五月余奏
至山東河南剿捻湘軍從者極少專用安徽之淮勇余見淮軍
將士雖有振奮之氣亦乏憂危之懷竊用為慮恐其不能平賊
莊子云兩軍相對哀者勝矣仲連所言以憂勤而勝以娛樂而
不勝亦即孟子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之指也其後余因疾病疏
請退休遂解兵柄而合肥李相國卒用淮軍削平捻匪蓋淮軍
之氣尚銳憂危以感士卒之情振奮以作三軍之氣二者皆可
以致勝在主帥相時而善用之已矣余專主憂勤之說殆知其
一而不知其二也聊志於此以識吾見理之偏亦見古人格言
至論不可舉一概百言各有所當也辛未

史記敘韓信破魏豹以木罌渡軍其破龍且以囊沙壅水竊嘗疑之魏以大將柏直當韓信以騎將馮敬當灌嬰以步將項它當曹參則兩軍之數殆亦各不下萬人木罌之所渡幾何至多不過二三百人豈足以制勝乎沙囊壅水下可滲漏旁可橫溢自非興工嚴寒斷不能築成大堰壅之使下流竟絕如其寬河盛漲則壅之固難決之亦復不易若其小港微流易壅易決則決後未必遂不可涉渡也二者揆之事理皆不可信敘兵事莫詳於史記史公敘兵莫詳於淮陰傳而其不足據如此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君子之作事既徵諸古籍詢諸人言而又必慎思而明辨之庶不至冒昧從事耳辛未

約期打仗最易誤事然期不可約信則不可不過也 丁巳

治軍之道以勤字爲先身勤則強佚則病家勤則興懶則衰國勤則治怠則亂軍勤則勝惰則敗惰者暮氣也常常提其朝氣爲要

凡打仗一鼓再鼓而人不動者則氣必衰減凡攻壘一撲再撲而人不動者則氣必衰減

守城煞非易事銀米子藥油鹽有一不備不可言守備矣又須得一謀勇兼優者爲一城之主

軍中須得好統領營官統領營官須得好眞心實腸是第一義算路程之遠近算糧仗之闕乏算彼己之强弱是第二義二者

微有把握此外良法雖多調度雖善有效有不效盡人事以聽天而已

兵者不得已而用之常存一不敢為先之心須人打第一下我打第二下 己未二月

近年從事戎行每駐扎之處周歷城鄉所見無不毀之屋無不伐之樹無不破之富家無不欺之窮民大抵受害於賊者十之七八受害於兵者亦有二三目擊心傷喟然私歎行軍之害民一至此乎故每於將官委員告戒總以禁止騷擾為第一義

軍事有驕氣惰氣皆敗氣也孔子之臨事而懼則絕驕之源好謀而成則絕惰之源無時不謀無事不謀自無惰時矣

古人有言曰作事威克厥愛雖小必濟畏敬所謂逆取順守亦此意也軍營用民夫其先則虜取之虐役之其後則體卹必周給錢必均法可隨處變通總須用人得當耳

洋煙爲壞營規之最盡行汰去不可稍存姑待之意黎明點名卯正辰初即可點畢嗣後每早或查營或點名或看操三者總行其一不專行查營一事也

練勇之道必須營官晝夜從事乃可漸幾於熟如雞伏卵如爐鍊丹未宜須臾稍離 丙辰

戰陣之事須半動半靜動如水靜如山 己未二月

軍事不可無悍鷙之氣而驕氣即與之相連不可無安詳之氣

而情氣卽與之相通有二氣之利而無其害有道君子尚難養得恰好況介勇乎戊午

凡用兵之道本强而故示敵以弱者多勝本弱而故示敵以强者多敗敵加於我審量而後應之者多勝漫無審量輕以兵加於敵者多敗

凡修壘以濠深爲妙木城及外牆均有流弊恐反爲賊遮蔽礮子也

修碉之事單士四出征剿有老家以爲基址亦行軍一法也擇地有兩法有自固者有阨賊者自固者擇高山擇要隘扼賊者擇平坦必經之路擇淺水津渡之處碉後每立一軍則修碉二

十座以爲老營環老營之四面方三百里皆可往來梭則庶幾可戰可守可奇可正得四軍可靠者則變化無窮於景鎭作一榜樣而他軍效法行之可得也但不知何爲法術亦可得見乎與李少荃許仙屛言團練之無益於辦賊直可盡廢如必欲團練則不可不少假以威權己未四月

近年敗將失之寬厚又與諸軍相距過遠危險之際弊端百出然後知古人所云作事威克厥愛雖小必濟反是乃敗道也

推之以敬臨之以莊無聲無形之際常有懍然難犯之象則人知威矣孟子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守是二者雖蠻貊之邦可行又何兵勇之不治哉己未六月

帶勇之法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禮仁者即所謂欲立立人欲達達人也待弁勇如待子弟之心嘗望其成立望其發達則人知恩矣禮者即所謂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泰而不驕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威而不猛也持之以敬臨之以莊無形無聲之際常有懍然難犯之象則人知威矣守斯二者雖蠻貊之邦行矣何兵勇之不可治哉 己未八月三日

余至武昌央藥局看造火藥之法以銅為輪以鐵為轆圍地為大磨盤以牛碾之盤大徑二丈三尺周圍七丈許每盤用四牛每牛遶曳兩輪盤外周圍溝槽約寬八寸許火藥在槽內牛行槽外馭牛之人行槽內每牛以一人馭之每兩牛四輪之後則

有鏟藥者一人隨之執銅鏟於槽內鏟動庶輾過之後火藥不患太緊也又有小磨盤磨礦與磨麥相似僅用一人又有櫃篩礦篩裝其法絕精非圖說不能明 己未八月

營務處之道一在樹人一則立法有心人不以不能戰勝攻取爲恥而以不能樹人立法爲恥樹人之道有二一曰知人善任一曰陶鎔造就 己未九月

凡軍驕氣則有浮淫之色惰氣則有晻滯之色須時時察看而補救之

棒長三尺九寸立法定術所以無大小必須持之以敬

帶兵之道勤恕廉明四字缺一不可也但兵以力作主巧作客

軍務須從日用眠食上下手 庚申正月

呂蒙誅取鎧之卒魏絳戮亂行之僕古人處此豈以為名非是例無以聳衆耳目之官五斗才今人不及八斗古人有餘也耳

督路打勝仗全係頭敵數人若頭敵站不住後面雖有好手亦被人擠退了然而安天下者莫如仁吾故曰有仁此有土也乎

闘青之法即漢書趙充國傳所謂就草　庚申三月

天下之人稍有才智者必思有所表見以自旌異於人好勝者此也好名者亦此也同當兵勇則思於兵勇翹然而出其類同當長夫則思於長夫中翹然而出其類同當將官則思於將官中翹然而出其類同為主帥則思於衆帥中翹然而出其類雖才智有大小淺深之不同其不知足不安分則一也能打破此

一副庸俗之見而後可與言道 庚申四月

古人以用兵之道通於聲律故聽音樂而知兵之勝敗國之存亡余生平於音律算法二者一無所解故不能知兵耳 庚申十月

用兵之難莫大於見人危急而不能救

明戚繼光紀效新書中有立牌即古之盾也有圓牌即今之籐牌也統謂之曰擋牌又有所謂剛柔牌者其法以生漆牛皮蒙於外而以湖綿搓成小團及頭髮裝於內蓋戚氏自以巧思製造非有所師於古也古之干盾所以捍禦矢石今之擋牌所以捍禦礮子礮子所當無堅不破豈矢石所可同年而語哉國藩初辦水師時嘗博求禦礮子之法以魚網數層懸空張掛礮子

一過即穿不能禦也以絮被漬濕張挂礮子一過即穿不能禦也以生牛皮懸於船旁以藤牌陳於船梢不能禦也又作數層厚牌以竹鱗排於外爲一層牛皮爲一層水絮爲一層頭髮爲一層合而成牌亦不能禦也以此而推戚氏之剛柔牌不足以禦礮子明矣鳥鎗子如梧子大者或有法以禦之抬鎗子劈山礮子凡大如黃豆以上者竟無拒禦之法近時楊軍門載福等深知礮子之無可禦遂屏棄魚網水絮牛皮等物一切不用直以血肉之軀植立船頭可避者避之不可避者聽之而其麾下水師弁勇亦相率而植立直前無所迴避明於此義而古來干盾楷牌諸器皆可廢矣友人劉騰鴻峙衡治軍刁斗森嚴凜不

可犯臨陣則埋根行首竪立如山有名將之風惟過於自憙在武昌時嘗獨立城下呼賊以礮擊之賊發十餘礮不中堅坐良久乃還在瑞州時亦如是卒以徇難殞我壯士八百莫贖此則剛毅大過於好謀而成之道少有違耳 己未

余初不解造礮子之法以生鐵令鑄工鑄之渣滓未融經藥輒散且多蜂眼鳴而不能及遠乃與吳坤修竹莊商用熟鐵打造其法以鐵先鍊成直條每條燒紅其端截出半寸打成圓顆又燒其端又打成顆每顆如蒲萄大後至江西商之姚鑲以此法打造姚君又作爲鐵模半渦截鐵條之端置模中宛轉錘鍊圓滑可愛於是及遠較多一里有奇也今湖南湖北江西三省打

造羣子均用此法每礮用百餘顆多者或三四百顆噴薄而出如珠如雨殆無隙地當之輒碎不仁之器莫甚於此矣然海疆尚未靖謐此其亟宜講求者也 巳未

行軍之道有依次而進者有越敵人所守之寨而先攻他處者姑以通鑑所紀兵事言之宋明帝泰始二年晉安王子勛之亂袁顗相拒於濃湖久未決龍驤將軍張興世建議曰賊據上游兵彊地勝我雖持之有餘而制之不足若以奇兵潛出其上因險而壁見利而動使其首尾周遑進退疑阻中流既梗糧運自艱此制賊之奇也錢溪江岸最狹去大軍不遠下臨洄洑船下必來泊岸又有橫浦可以藏船千人守險萬夫不能過衝要之

地莫出於此沈攸之吳喜並贊其策乃選戰士七十輕舸二百配興世興世率其衆泝流稍上尋復退歸如是者屢日賊將劉胡聞之笑曰我尚不敢越彼下取揚州張興世何人欲輕據我上不爲之備一夕四更值便風興世舉帆直前渡湖白過鵲尾胡既覺乃遣其將胡靈秀將兵於東岸翼之而進戊戌夕興世宿景洪浦靈秀亦留興世潛遣其將黃道標帥七十舸徑趨錢溪立營寨己亥興世引兵進據之靈秀不能禁庚子劉胡自將水步二十六軍來攻錢溪將士欲迎擊之興世禁之曰賊來尚遠氣盛而矢驟驟既易盡盛亦易衰不如待之令將士治城如故俄而胡來轉近船入洄洑興世命壽寂之任農夫帥壯士數

百孽之衆連相繼並進胡收兵而下與世遂於錢溪立城國藩按是時官軍在下游諸圻袁顗等在上游之濃湖劉胡等又在上游之鵲尾更上乃爲錢溪越濃湖鵲尾兩寨而上立城於錢溪此險途也厥後賊屢攻錢溪不勝糧運中梗而鵲尾濃湖並以潰降此越寨進攻而得勝者也

泰始三年魏尉元上表言賊向彭城必由清泗過宿豫歷下邳趨青州亦由下邳沂水經東安此數者皆爲賊用兵之要今若先定下邳平宿豫鎮淮揚戍東安則青冀諸州可不攻而克若四鎮不服青冀雖拔百姓狼顧猶懷僥倖之心臣愚以爲宜釋青冀之師先定東南之地斷劉彧北顧之意絕愚民南望之心

如此則淮北自舉晳勞永逸國藩按宋與魏歷世兵爭宋有青州歷城徐州諸鎮遠在海岱與魏接畛而下邳宿豫沂水東安四城乃在淮南去魏尚遠魏越青州諸鎮而進攻四城此險途也厥後四城破而青州歷城徐州諸鎮相繼沒於魏此越鎮進攻而勝者也

梁簡文帝二年侯景之變郢州刺史蕭方諸以徐文盛軍在西陽不設備（西陽郡今黃州）侯景以江夏空虛使宋子仙任約帥精騎四百由淮內襲郢州丙午大風疾雨天色晦冥子仙等入城方諸迎拜遂擒鮑泉虞豫送於景所景因便風中江舉帆遂越徐文盛等軍直上入江夏文盛眾懼而潰國藩按侯景與徐文盛皆

在黃州夾江築壘乃越徐軍而上入江夏此險途也而江夏以無備而被徐軍以失勢而潰此越寨進攻而勝者也

陳文帝天嘉元年王琳屯西岸之栅口侯瑱屯東岸之蕪湖相持百餘日旋均出江外隔洲而泊二月丙申西南風急琳引兵直趨建康瑱等徐出蕪湖躡其後西南風翻爲瑱用琳擲火炬以燒陳船皆反燒其船瑱發拍以擊琳艦又以蒙衝小船擊其艦琳軍大敗軍士溺死什二三餘皆棄舟登岸國藩按王琳與侯瑱同屯蕪湖之上琳乃越瑱軍而直下金陵此險途也而瑱軍自後躡之反爲所破此越寨進攻而敗者也

唐貞觀十九年太宗親征高麗既拔遼東蓋牟諸城至安市將

決戰高麗靺鞨合兵爲陳長四十里江夏王道宗曰高麗傾國以拒王師平原之守必弱願假臣精兵五千覆其本根則數十萬之衆可不戰而降上不應後攻安市竟不能拔降將請先攻烏骨城衆議不從遂自安市班師國藩按道宗請越安市而進攻平壤此雖險途而實制勝之奇兵也太宗不從無攻而返此不能越攻而失者也

安史之亂李泌請命建甯王倓爲范陽節度大使竝塞北出與李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陽（胡三省注曰泌欲使建甯自靈夏竝豐勝靈朔之塞直擣嬀檀攻范陽之北光弼自太原取恆定以攻范陽之南）覆其巢穴賊退則無所歸留則不獲安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禽矣上悅已而不果行國藩按是

時大軍在扶風郭子儀在馮翊李光弼在太原勢宜先取兩京李泌欲先擣范陽賊巢此亦制勝之奇兵也事不果行致史思明為關洛之患此亦不能越攻而失者也

元和十二年淮蔡之役李祐言於李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及四境拒守守州城者皆羸老之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比賊將聞之元濟已成擒矣愬然之十月辛未李愬李祐李忠義李進誠軍出東行六十里夜至張柴村盡殺其戍卒及烽子據其柵命士少休命乾糒整羈靮留義成軍五百人鎮之以斷洄曲及諸道橋梁復夜引兵出門時大風雪旌旗裂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四鼓愬至蔡州城下無一人知者李祐李忠義钁其城

爲坎以先登愬入居元濟外宅以檻車送元濟詣京師國藩按元濟精兵盡在洄曲董重質麾下李愬越之而直入蔡州此越寨進攻而勝者也

宋梁均王四年楚岳州刺史許德勳將水軍巡邊夜分南風暴起都指揮使王環乘風趨黃州以繩梯登城徑趨州署執吳刺史馬鄴大掠而還德勳曰鄂州將邀我宜備之環曰我軍入黃州鄂人不知奄過其城彼自救不暇安能邀我乃展旗鳴鼓而行鄂人不敢逼國藩按楚之岳州東北與吳爲鄰嘉魚陸日等處吳必立寨設備乃王環越之而直趨黃州此越寨進攻而勝者也

唐同光元年後唐與朱梁相拒於楊劉德勝之間時梁將段凝軍臨河之南卽澶州今開州王彥章進逼鄆州今東平府唐臣李紹宏等請棄鄆州與梁約合帝獨召郭崇韜問之對曰降者皆言大梁無兵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楊劉自以精兵長驅入汴彼城中旣空虛必望風自潰苟僞主授首則諸將自降矣帝曰此正合朕志冬十月壬申帝以大軍自楊劉濟河癸酉至鄆州甲戌圍中都城破之擒王彥章帝召諸將問進退之計諸將請先下東方諸鎮城然後觀釁而動康延孝李嗣源請亟取大梁乙亥帝發鄆州中都丁丑至曹州己卯至大梁滅梁壬午段凝將其衆五萬自滑州濟河入援解甲請降國藩按郭崇韜之初議直取六

梁也時梁將王彥章軍在鄆州段凝軍在河上越兩寨而進攻此險途也厥後破中都擒王彥章而段凝猶在河北越一寨而進攻亦險機也然段凝隔於河北若自白馬南濟則阻於大河若自下游直濟則一阻於大河再阻於新決之護駕水勢難久援遂得直取汴梁以成大功此越寨進攻而勝者也

以上九事張興世之據錢溪宋子仙之取郢州許德勳之下黃州皆水路越攻而勝王琳之下金陵以水路越攻而敗尉元之取下邳四城李愬之入蔡州郭崇韜之策汴梁以陸路越攻而得之李道宗之策平壤李泌之策范陽以陸路不越攻而失之成敗得失固無一定之軌轍也咸豐四年十月十一日賊目陳

玉成據蘄州奏曰綱據田鎮我舟師越蘄州而直下十三日攻破田家鎮十四日蘄州之賊亦潰此越寨進攻而勝者也十一月水陸各軍會於九江時賊目林啓榮據九江黃文金據湖口石達開羅大綱等同在湖口我舟師彭玉麟等十六日越九江而下攻湖口陸軍羅澤南等十二月初五日下攻湖口十二日水師敗挫二十四日陸軍亦無利而歸此越寨進攻而敗者也咸豐六年五月初二日武漢黃州未破楊載福以舟師駛下直至九江七年九月二十八日九江安慶未破楊載福以舟師駛下直至舊縣往來如飛此越寨進攻而勝者也故知勝敗無常視將才爲轉移耳當時越九江而下攻湖口之策發於國藩定

於羅君羅山劉君孟容二人事敗之後或深咎此策之失且專歸罪於劉君省非事實也

倫理

萬化始於閨門除刑于以外無政化除用賢以外無經濟壬戌十一月

所貴乎世家者不在多置良田美宅亦不在多蓄書籍字畫在乎能自樹立子孫多讀書無驕矜習氣戊午十月

聞沅弟信國家事故憂鬱填膺不能辦一事夜不成寐戊午十一月

念溫弟不得歸骨其賦命太苦余於手足之間抱愧多矣己未正月

九弟所寫溫甫哀辭字秀勁近古刻工亦佳家有賢子弟為之

欣然 庚申正月

沅弟專二人送信勸我速移東流建德情詞懇惻令人不忍卒讀余復信云讀出師表而不動心者其人必不忠讀陳情表而不動心者其人必不孝讀沅季此信而不動心者其人必不友遂定於二十四日移營東流以慰兩弟之心 辛酉四月

沅弟來久談敎以胸襟宜淡遠游心虛靜之域獨立萬物之表又每日宜讀書少許以擴識見弟聞安慶前後皆有强寇人數甚衆地段甚廣晝夜辛勤事事躬親雖酷暑大雨而每日奔馳往返常五六十里余憐其太勞故欲其以虛靜養心也 辛酉八月

紀澤兒體氣清瘦系念殊深或稱其讀書太勤用心太過因敎

以遊心虛靜雖有榮觀宴處超然之義　癸亥十月

閱張清恪之子張懿敬公師載所輯課子隨筆皆節鈔古人家訓名言大約興家之道不外內外勤儉兄弟和睦子弟謙謹等事敗家則反是夜接周中堂之子文翕謝余致賻儀之信則別字甚多字跡惡劣不堪大抵門客爲之主人全未寓目聞周少君平日眼孔甚高口好雌黃而辦事潦草如此殊爲可歎蓋達官之子弟聽慣高議論見慣大排場往往輕慢師長譏彈人短所謂驕也由驕而奢而淫而佚以至於無惡不作皆從驕字生出之弊而子弟之驕又多由於父兄爲達官者得運乘時幸致顯宦遂自忘其本領之低學識之陋自驕自滿以致子弟效其

驕而不覺吾家子姪輩亦多輕慢師長譏彈人短之惡習欲求稍有成立必先力除此習力戒其驕欲禁子弟之驕先戒吾心之自驕自滿願終身自勉之因周少君之荒謬不堪既以面諭紀澤又詳記之於此 戊辰正月

接沅弟信知紀官姪於正月初九日申刻生子欣慰之至吾兒弟共得五孫丁口漸盛只望兒姪輩讀書少有所成將來孫輩看作榜樣便是世家好氣象若兒姪輩不能發奮用功文理不通則榜樣太壞將來孫輩斷難成立此中關鍵全在紀鴻紀瑞二人吾家後輩之興衰視此二人為轉移也 戊辰四月

與紀澤一談囑其看理學書俾志氣日趨於剛大心思日入於

沈細 戊辰七月

鴻兒稟稱澄弟臨別以火狐馬褂送我蓋眉生述杜小舫之言謂天下之最暖者莫如火狐勝如紫貂玄狐云余曾兩次述此言與澄弟聽或弟意疑我畏寒遂解已所著衣以贈我耶余本有貂馬褂猞猁馬褂而弟歸途少此禦寒之具寸心十分不安

戊辰十月

接澄沅兩弟信澄勸送眷回籍沅擬以晚女許聶家皆有庇誠顧恤之意久宦於外疾病相尋如舟行海中不得停泊惟兄弟骨肉至親能庇之也 己巳十一月